

装修百味生

■蔡培均

朋友说：“想自虐就去装修吧。”我深以为然。装修不单是技术活，更是人性试炼场。

不管是业主还是师傅，抑或第三方装修公司，从第一次接触，便开始揣测对方的暗战。起初，都是抱着试着相信的态度，毕竟没落地谁也不能打包票。业主怕对方拿钱不出力，还怕偷工减料。师傅和装修公司也怕业主赖账，克扣尾款，活脱脱的现实版“宫心计”。

有人会说，这表述忒厚黑吧。也许吧，真有从头到尾合作皆大欢喜的，但这信任是稀缺品。

作为业主，从一开始装修，注定是一场打不赢的战役，只求少输一点就好。

一套房子，从布局构想到材料采购、筛选师傅、工艺跟进、效果反馈、局部整改、全屋搭配、修补更换等等，哪一件都不省心。而施工方，看似弱势方，先付出劳动再结算，但从一开始就“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，一技在手又能奈我何”。在这装修博弈中，主客场时常倒置。

光材料采购，就是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，充满弯弯绕绕。而业主多如无头苍蝇打转。商家们笑容可掬，业主稀里糊涂。等真正使用，才发现踩坑了，瓷砖R角，实物颜色有出入都是常事。而同样的东西，价格虚高等也不在少数。其中滋味一言难尽。

都说找个好师傅，装修就成功一大半。可这好师傅就像大浪淘沙，不乏善于自我包装，自吹自擂。没下定前积极耐心，等下定了，不是今天没空，就是明天有事，堪比川剧变脸秀。



更有一些面上老实可手里活却敷衍。业主看了心里气得不行，还得好言好语地跟师傅商量返工。可师傅多不乐意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差不多就行了，哪有那么讲究，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心里有数。”业主们有苦说不出，仿佛被师傅拿捏住命脉。

工艺跟进也是个麻烦事。业主们不可能一天到晚蹲守工地，多是偶尔看看。一旦看出问题，发出疑问，常遭反向洗脑：“节省材料又不影响效果。我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没出过问题呢。”业主们只能暗下心里嘀咕，苦于没有正式的行业施工标准，只能半信半疑地将就。

等装修完了，出现问题，业主们才悔不当初，自己买单。这也是很多人喜欢找装修公司的原因，至少有一个质保，但这质保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也变得难以商榷，君不见装修公司撤离或是改头换面，或是推诿扯皮不认的。

效果反馈也是个大难题。师傅们毕竟是手工，手艺难免有发挥失常，固执按照自己方式处理的时候。而当业主们看着这与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装修效果，心里那个郁闷啊，

可师傅们却觉得自己的作品很优秀，还吐槽业主不专业，没眼光。

当要进行局部整改时，往往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更不要谈整改的额外费用和时间，烧钱还受气。即便勉强整改，也很难达到最初设想，总差点意思。这整改就像那鸡肋，不改气闷，改了无味。

全屋搭配更是技术活，极其需要整体协调。可业主们往往最缺乏的也是这方面的专业经验，再加上家里众口难调，各有审美偏爱，于是就像拼图，你选一块我选一块，最终整体落地就看天意。

最烦人的还得是修补更换，问题虽小却极其苦恼，大多师傅不愿意来，觉得不值跑一趟，还抱怨业主事多。业主们只能另想办法，恨不得十八般武艺皆通，自己上场。

装修这点事，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也许，只有搬入新家，业主们才能真正松口气，感受到那来之不易的幸福感。可这背后，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无奈呢？

或许这就是装修吧，纵使它虐人千百遍，也有人始终待之如初恋。

隔壁的散伙饭

■乔志兵

周末家庭聚餐，选了家就近的小馆。刚进门，便见隔壁桌围坐着十来个姑娘，行李箱堆在脚边，正热热闹闹地畅谈。想着等我们点完菜，她们或许也就散场了，便没急着换地儿。

从只言片语里拼凑出原委：原来是刚毕业的学生，非幼师即师范，这是散伙饭。满桌菜肴几乎要溢出来，脚边歪倒的酒瓶，显然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酣畅，大概是不想再顾及什么淑女形象，要把青春的雀跃喊出来，把离别的不舍喝下去。

其实也还好。偶尔突兀的一声尖叫，或是猛地起身碰杯，那些“要好好的”“常联系”“互相帮衬”的誓言，混着脆响飘过来，裹挟着青年人特有的热忱。

我们这桌带着三个孩子，不便频频侧目。我低声嘱咐：“吃自己的，别看那边。”转头便聊起肉肉的时价、孩子的功课、菜色咸淡。给孩子夹菜、盛汤，爱人细心地挑出鱼刺。我们和她们，像两个平行的世界。我们盘算着柴米油盐，她们畅谈宏图壮志。在我们眼里，她们年轻得发光，天真地以为世界会如想象中美好；或许在她们眼里，我们这般拖家带口、素面朝天的日子，正是她们不愿触及的将来。

饭店老板的女儿在角落写作业，喧嚣似与她无关。我们也本该如此，各不相干。直到一个空酒瓶越界滚来，小儿子忍不住捡起来递过去：“姐姐们，喝酒不好哦。”女孩们一愣，随即笑作一团。爱人赶紧拉回孩子，轻声数落：“别多管闲事。”是啊，我们喝着果汁，早已习惯了循规蹈矩。或许十年后，无论曾经羡慕还是抗拒，她们终会走上这条轨迹，期待伴侣、孩子与安稳。

我们始终没怎么看那边，她们却迟迟不肯散场。大概是怕离别的伤感太汹涌，先是两三个起身，拖着行李慢慢走出去；几分钟后又有人道别。桌上明明还在又哭又闹，转身离开时却出奇地安静。最后一个人结完账，留下满桌青春的余温。

但愿毕业季的女孩，走好路，走正路，活出精彩吧。后来妻子说，她们每走一个，都回头看了看我们这桌，还朝着孩子们挥了挥手。

家乡的那山间石径

■曾剑青

我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，多丘陵山地，以耕田种地为生的村民淳朴、实在、勤劳，田地大多分布在山岗丘陵的褶皱间，其中有一处是最主要的农业耕种区，山间高处有一个大坝，平时从大坝流出的小溪流，像一条玉带缓缓从耕种区流过，给庄稼的收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，也为家乡的景致平添了几分妩媚和灵气。想起过去参加田间劳作，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家乡的一条弯弯曲曲的、略带陡峭的石径，它是从村庄到田里唯一的一条通道，是我们到中心小学读书的一条通道，也是村庄通往外界的捷径，一共有三百多个台阶，这山间石径是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。

家乡的那山间石径，曾经记录着我们一家人到田间劳作的情景，曾经烙印下我们走过每一个台阶的足迹，一有时间，我常常喜欢往家乡的山间石径跑去，仿佛去会见一位老朋友似的，带着欣喜，带着期盼。每次走在昔日的山间石径上，当年的快乐时光，会像电影的画面一样，一串串、一桩桩地呈现，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想当年，我通过家乡的那山间石

径，穿行在田野与村庄之间，夏天的小溪流潺潺，阳光之下的白净细沙，会发出宝石般的光芒，活泼的鱼儿自由自在潜游着，我赤着脚去追逐，它们活蹦乱跳地纷纷躲藏起来，就在溪流的草丛间，可我再怎么找，也找不到它们的身影。家乡的那山间石径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、树木之下凉爽的浓荫、清澈而轻快的小溪，构成了一幅幅和谐、美丽的风景画。

家乡的那山间石径，应该还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去上学留下欢快的足迹，唱着童年的歌谣，烙下几时的期盼，山间石径带着我们的理想，飞向远方。

岁月已经远去，就像静静的流水一样悄无声息，漫漫而悠长，我在这山间石径上风也走，雨也过，一趟又一趟的，在山间石径的陪伴下，我上完了小学和中学，它的台阶就像钢琴上的键一样，为我弹唱一首首时光之歌，成长之歌，青春之歌。

小时候，每当到了一定阶段，田里有了收获，地瓜、花生、玉米、蔬菜……我跟着母亲就早早起床，挑着担子去赶集，母亲挑着大担，我挑着小担，走在家乡的那山间石径上，每一步，我都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滑倒，生怕担上的粮食被打翻，母亲总

是走在前头，不时地关照我，一路上母亲带给我无比踏实的安全感。家乡的那山间石径两侧的树上小鸟为我们歌唱，时而“啾啾”，时而“吱吱”，时而“喳喳”，时而是这几个音符的曼妙搭配，我无暇顾脚下的路有多么曲折漫长，惊诧于小路上的鸟语花香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和美好。

一到放假，我们喜欢早上在家乡的那山间石径上听鸟儿在树梢鸣叫；中午在树荫下休息、玩耍；傍晚在树下捉蝉；晚上听草丛间蟋蟀的低鸣、田间青蛙的鼓噪。

时光悠悠，岁月漫漫，家乡的那山间石径，给我带来欢乐，见证我成长，也让我感受到家人对我的呵护，更让我深深感受到劳动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！

如今，家乡的那山间石径，在新时代下已经融入更加宽敞、更加平坦的大道上了，它联系着城市，联系着外面繁华的精彩世界。乡亲们从那山间石径出发，走出了一条条成功的大道、富裕的大道、康庄的大道！

家乡的那山间石径在我的心里，就是我一步步走向外面广阔世界的通道。我眷念着我的家乡，更眷恋家乡的那山间石径。

